

爱情憔悴了，但我不能憔悴！

Ausgeliebt

半年之后，我要笑着回顾现在……

爱情末日

(德国) 朵拉·海尔特◎著
孙宁◎译



德国畅销女作家 **朵拉·海尔特** 处女作

一部让女人找回自我的情感疗愈小说

男人跑了，爱情没了，末日到了？

谁说的！该为新生活庆祝一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Dora Heldt

图并容编目(CIP)数据

爱情末日(德)朵拉·海尔特著；孙宁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21-12970-7

爱情末日

著作权合同登记字：22-2012-07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morale*

Author: Dora Heith

Copyright © 2006 D. Gmbh & Co. KG, (德国)朵拉·海尔特◎著

孙宁◎译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字数 122千字 印数 1.5万

ISBN 978-7-321-12970-7

定价 30.00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情末日 / (德) 朵拉·海尔特著; 孙宁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30-7

I . ①爱… II . ①海… ②孙… III .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 ①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35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22-2012-07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sgeliebt

Author: Dora Heldt

Copyright © 2006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 Co. KG,
Munich/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爱情末日

AIQING MORI

(德) 朵拉·海尔特 著

孙宁 译

责任编辑 武波 宋鑫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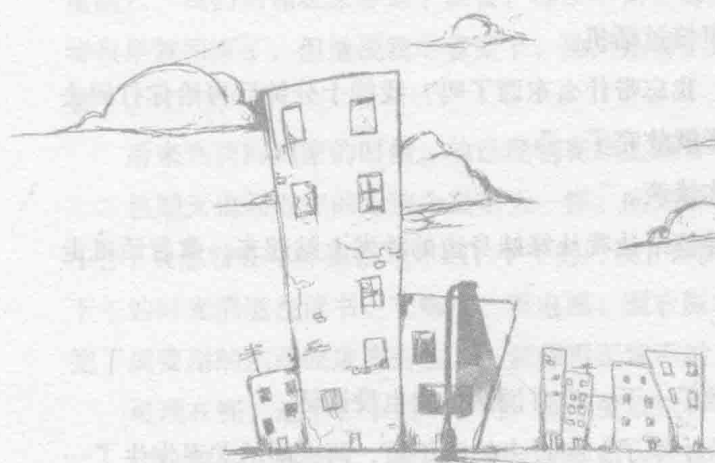
开本 680mm × 980mm 1/16

字数 177 千字 印张 12.5

ISBN 978-7-221-12930-7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突然来电

休·格兰特跳进汽车，要在最后一刻赶到机场，挽救他一生的真爱。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我和妹妹的身子不禁一抖。

“哎呀，不要吧，再有十分钟就是大团圆了。”

伊内丝按下电视遥控器的“暂停”键，站起身来，拿过电话听筒。

我依然盯着屏幕上静止不动的画面，看着那个陷入爱河无法自拔的休·格兰特。

“找你的。你老公大概是想你了。”

“别胡说，我可是今天早上才离开家的呢。”

我和贝恩特住在乡下，离汉堡差不多一百五十公里，在北海沿岸，紧靠海边，不过也差不多算是世界的尽头了。那里的风景不错，贝恩特就我们住的村子里长大。不过对我的工作来说，这地方却很不方便。我所有的客户都在汉堡和下萨克森州，所以需要经常出差并且在外面过夜。每当我与汉堡的客户有约的时候，就会住在妹妹家。今天是我本次汉堡之行的第一天，姐妹俩本打算好好过一个女生之夜，边喝冰镇白葡

萄酒边看电影《诺丁山》。

我老公可不是个欲望很强的人，虽然我也常常盼望着有朝一日他会改变。

我从伊内丝手里接过话机。

“喂，贝恩特，我忘带什么东西了吗？我能十分钟后再给你打回去吗？再过十分钟电影就放完了。”

“我必须要和你谈谈。”

他声音里的某种情绪让我从妹妹身边的沙发上站起来，拿着话机走进了她的工作室。

“谈什么？”

贝恩特轻轻咳嗽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

我俩结婚已经快十年了。在过去的四年里，两人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多时候我都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只是盼着一切都会好起来。

贝恩特不是个喜欢谈论感情的男人，实际上他甚至拒绝谈论这类话题。而我也习惯了，心想只要做个好妻子就行，况且在经历了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也不可能再期待会有什么伟大的爱情或激情的性爱了。

一声轻轻的咳嗽打破了沉默。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哦，也不是，我是说，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他像是喝醉了似的。

“考虑什么？”

“我，哦，是这样的，克里斯蒂娜，我要和你离婚。”

晴天霹雳！我感到天旋地转，心跳得像狂奔的马，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我感觉我的婚姻到头了。

“你喝酒了吗？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没事吧？今天早上不还是好好的吗？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贝恩特，你倒是说话呀！”

我的嗓音变得尖厉起来。

贝恩特又咳嗽了一声，但没说话。

我无法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过去的这个周末就像往常一样——星期六，我们到邻居家参加了聚会，非常不错，每个人都很开心；贝恩特很早就回家了，但他说我尽管留下，他只是喝了太多的葡萄酒，感觉累了。

后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星期天也和以往的无数个星期天一样。吃完早饭，我坐在写字台前工作，贝恩特在车库里修理东西，中午的时候，我俩抽空去看望他父母，下午的时光消逝在读书、喝咖啡、看电视、熨衣服之中。到了晚上，我把下周要用的东西装进旅行包。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

可现在呢，过了二十四个小时，竟然变成这样。

“贝恩特，求你了，你不能就这样往伊内丝家打电话找我，然后逼我听这种话。”

“我只是再也忍受不了这一切了，房子、我的工作、咱俩的婚姻。人生苦短啊。”

我没听明白。

“为什么要说到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俩可以看看是不是需要改变些什么。咱俩齐心协力，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

“可原因不在这儿。我只是不想再和你过下去了。”

我感觉心里难受极了。

“可我们必须要好好谈谈，这是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的。”

“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的旅行日程表已经在厨房的墙上贴了好几年，我所有的出差安排都在那上面，可贝恩特从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我会把约会往后推，明天晚上就回家。”

“好的，那回头再聊。不过我的决心已定，不可能变了。”

这时，我终于明白他是认真的，我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身体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

“明天见。”

可他已经挂上了电话。

我按下红色的键，小心地把话筒搁在书桌上。

然后，缓缓地走进客厅。

“总算打完了。他完全可以等到大结局结束再打过来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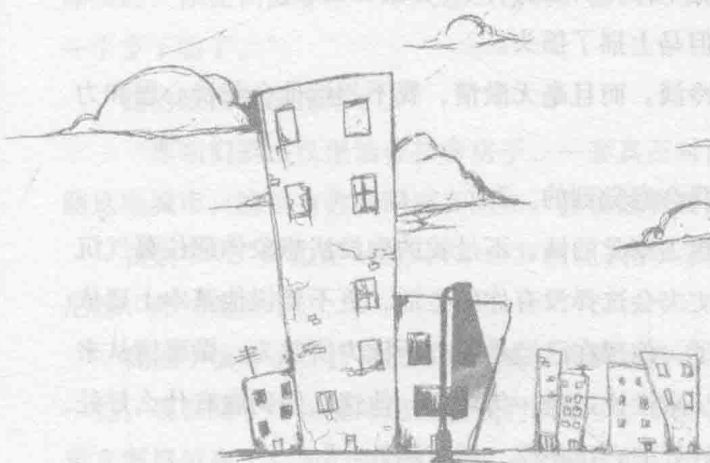
伊内丝把手中的书扔到一边，拿起遥控器，然后看着我。

“我的上帝啊，克里斯蒂娜，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上爱到无可救药的休·格兰特，然后又看着伊内丝忧心忡忡的脸。

“贝恩特要和我分手，说人生苦短。”

说着，我眼泪就夺眶而出，还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



人生规划

三个小时之后，我的情绪总算是平静了一些，也可以说出成句的话来了。

伊内丝是个受过专业培训的儿科护士，对付歇斯底里的幼儿可以说是得心应手，这些手法用在姐姐身上效果看来也立竿见影。为了保险起见，她又给我倒了一杯加朗姆酒的茶水。

我向她讲起了这几年我的婚姻状况。

贝恩特对我越来越漠不关心，越来越不让人放心，我也心怀不满。他回避各种和我交谈的机会，总是抱怨自己的工作压力，我俩之间陷入了僵局。

没有争吵，我们可以说是和睦相处，只要我不抱怨，一切都相安无事。

我边说边哭，边哭边说。

最后，我终于说到了那个伤人的事实：贝恩特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和我上床。

伊内丝全神贯注地听我诉说，递给我纸巾和点燃的香烟，给我添茶

和朗姆酒，让我一吐为快。

我感到筋疲力尽，也有些醉了，不得不休息片刻。

“对我来说，听起来像是贝恩特有了别的女人。”

我打了个寒战，但马上摇了摇头。

贝恩特已经变得冷淡，而且毫无激情，我不相信他会花费心思和力气去找女人。

“要是有的话，我会察觉到的。”

“前提是如果你想去察觉的话。不过我的确没法想象你那位暮气沉沉、做事没有条理的丈夫会选择没有你的生活，更不要说他基本上要依靠你来养家呢。再说了，他现在已经是在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做事情从来都不考虑后果，而你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坏话，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是想不出任何好处的，正相反，还有坏处。”

我感到有必要替他辩护一下，但又想不出该说什么。

伊内丝拿下搭在我肩膀上的手，坐直身子。

她属于那种人，无论遇到什么危机和问题，都绝对相信，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清单和表格。

她把各种想法、打算和主意写在纸面上，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

“现在你要好好考虑清楚的是，明天晚上和他谈些什么。”

她已经把一支圆珠笔拿在手里。

“你想要为了你的婚姻而战斗吗？”

说着话，她又把笔记本放在了桌上。

“可是当一个人说他再也不想和我一起过了，我又能怎么做呢？在一起生活了十年之后，试图说服他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差劲？”

伊内丝把本子上写的“继续”两个字划掉。

“好的，也就是说重新开始。”

她把四个字写在本子上，并在下方划了着重线，接下来她开始编号。

“你想到哪里去？”

“我要搬到汉堡来。”

“你确定吗？”

伊内丝在数字“1”旁边写下“搬到汉堡”。

“我没法一个人住在乡下的那栋房子里。我都是为了贝恩特才住在那里的，你让我孤零零一个人怎么住啊。自从买了这房子，我已经变成一个乡下妞了。”

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那咱们就在汉堡给你找套房子，一套真正时尚大气的房子。你了解这座城市，这里有你的同事和朋友，你也总算要离开乡下了。”

在数字“2”旁边是一些人名：多罗西亚、格奥尔格、蕾奥妮、约尔格、尼娜、弗兰西丝卡。

我擦了擦鼻子，让自己平静下来。看到这些名字，我的情绪也好了一些。现在终于可以随时随地和他们联系了，真好，再也不用总要惦记着在哪里过夜了。他们很少会到乡下来看我们，贝恩特本来也不是个擅长掩饰自己情绪的人，特别是当来的客人和他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有一次蕾奥妮夫妇俩到海边来散心，顺道来看我。贝恩特打开房门，直勾勾地盯着俩人沾满沙子的鞋，一句话也没说。他俩一走，他就开始用吸尘器清理地面。不幸的是蕾奥妮忘了带围巾，于是又折了回来，贝恩特打开门，手里正拿着吸尘器。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我家来。

看到这些名字，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人来，再次让我泪流满面。

“可是安琪该怎么办啊？”

伊内丝已经在写“3”了。

“安琪嘛，听我说，你俩已经是二十五年的老朋友了，其中有十五年你俩分别住在两个城市，可是你们不也是交往得很好吗？”

安琪是我认识最久、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几年前她离了婚，是我劝她从汉堡搬到我家附近来的。她和她的两个女儿——我的教女一起住，如今我们两家相距只有五公里。可现在我要抛弃她了。

一阵痛苦的浪潮席卷过我的身体。我重新恢复了理智。

“我将不得不抛下我的猫。可是如果搬到汉堡，我不认识牙医，不认识修车行，不认识面包店，所有熟悉的道路都不见了，再也不能和贝恩特一起过圣诞，再也不能在星期天一起吃早餐，再也不能一起过生日，

我的爸妈会怎么说呀。”

伊内丝在一旁看着泣不成声的我，努力分辨我所说的话。“爸妈”这个词她听懂了，于是便在第三点旁写下“叙尔特岛^[1]”。“要是从汉堡回家的话，可比从你的那个穷乡僻壤过去快多了，至少可以节省两个小时。”

贝恩特痛恨叙尔特岛。我的爸妈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本来可以经常去看他们，可他总是觉得路途太远。所以我只是偶尔回趟家，因此常常想家。

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这会儿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

我的良心感到很不安。再过四个小时，伊内丝就必须到诊所去上班了。她看上去十分疲倦，哈欠连天。

我强打起精神：“来吧，咱们必须得去睡觉了。我没发现已经这么晚了。”

“没事儿。那好吧，努力睡一会儿，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叫醒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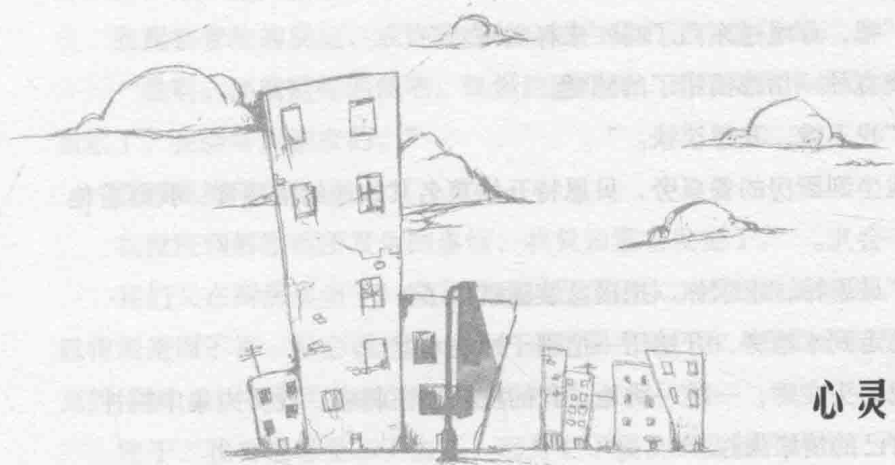
她摸了下我的脸，这让我的眼里又噙满了泪水。然后她去洗澡了。

在这晚剩余的三个小时里，我总是不断看到同样的画面。

我俩刚认识时贝恩特的皮肤晒得黝黑。我们俩在一起，在沙滩上，在聚会上，在花园里，在葡萄牙度假。他的脸，早上的、中午的、晚上的。

我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我坚信自己失去了一生的爱。

[1] 德国北部的一座海岛，是德国的旅游胜地。



心灵伤害

几个小时之后，当我开车去拜访今天的第一个客户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头脑麻木。

我的客户都是书店老板，他们从我这里订购各大出版社的新书，然后再卖给自己的顾客。我的订购商都是多年的老客户了，我希望没有人察觉到今天是灾难发生后的第一天。我可忍受不了别人的可怜。

还好，显然没有人觉察，至少没人跟我提起与此有关的问题。

我把一天的行程安排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机械式的，只希望能够平安熬过这一天。

直到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再次感到一阵阵的悲伤，对即将面临的谈话的恐惧，取代了一天的迷糊和麻木。

当驶上家门前的车道的时候，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切看上去都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养的几只猫迎面跑来，房前的信箱里塞满了邮件，邻居在冲我挥手：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贝恩特从窗户里看到了我，给我打开了屋门，这和往常不一样。

他咳嗽了一声，尴尬地笑了笑，从我手上接过包。这让他自己也感

到惊讶。

“怎么样，还好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该怎么说昨天晚上和今天白天呢？

“嗯，你吃过东西了吗？来杯咖啡？”

我有种一切都搞错了的感觉。

“我不饿，我想谈谈。”

我坐到厨房的餐桌旁，贝恩特开始莫名其妙地给猫喂食，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贝恩特，求求你，把猫盆装满就好了！”

他走到水槽旁，开始用一把刷子冲洗水盆。

我的头在疼，一跳一跳地，我的皮肤也在刺痛。我努力集中精神，不自己的情绪失控。

他终于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但很快又站起来，拿过烟灰缸和他的香烟，然后又坐下。

我看着他，他的神情举止和往常一样。

“说吧？”

“说什么？昨天我不是把所有的话都跟你说过了嘛。”

“在电话里，在伊内丝那里。为什么不在周末说？”

“我觉得在电话里说会容易点儿，而且有人陪着你也会好一些。”

我竭力保持镇定。这话说得，“容易点儿”？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解释过了呀。”

“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我再次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时，我想起了伊内丝的话。

“你是不是认识了什么人？”

“胡说，什么时候？这个决定只和我有关，不是你的错。”

“我不信你的话，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别胡思乱想了，啥事儿也没发生。”

他站起身来，从柜子里取出两个瓷杯，往里面倒了咖啡。

“当然了，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那样的话我就搬出去。”

“我可没法面对这里的房子、花园和猫，再说我还有我的工作。我可能会搬到汉堡去。”

我观察着他的反应，或许现在他会明白我们正在做什么。

“是啊，那就随你的便吧。汉堡的确很棒，而且对你来说也方便。当然了，我会帮你搬家的。”

我感觉胸闷得很。

我没法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它发生了。

我们又在厨房里坐了一会儿。我强忍住泪水，不断地提问题，而贝恩特则避而不答，只会说一堆“我们还是朋友啦”和“我们不必马上办离婚手续，这样可以少交点税”之类的话。

终于，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起身上了楼。当我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的时候，我听见楼下来关门声，不一会儿，又听见贝恩特发动汽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之后，我连号啕大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感到自己被抛弃，被侮辱，形单影只。

我想到了伊内丝，但不能再去烦扰她，然后我想到了安琪，反正这件事她早晚都会知道，于是我拨通了她的号码。电话响了两声之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安琪，是我，贝恩特要和我离婚。”

泪水马上又涌了出来。

“什么？哎呀，真是岂有此理。可惜啊，我就知道你会和他离婚的。”

“可是我并不想离婚。安琪，我可能要搬到汉堡去了，我不想一个人留在这里，可你们该怎么办哪？”

“那你就别操心了。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离婚后也会留在城里的，你必须这么做。而且这也不是咱俩共同经历的第一次离婚了，我来帮你，我们会搞定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当放下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安慰。

之后，我又给玛丽恩打了电话。她是贝恩特最好的朋友的前妻，我俩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相识，由于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因此在过去几年里成了朋友。此外，她强壮有力，为人实在，我不用担心她会可怜我。

我三言两语地讲完之后，她问起离婚的原因，我的回答让她难以满意，她又提出我可以住在她家的客房里。我起初拒绝了她的善意，但又答应过几天再给她去电话。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每天过得就像是在云里雾里似的。

让人欣慰的是，我的生活中有一部分一如平常。我拜访自己的客户，按照计划一个个地上门拜访，但绝口不提自己目前的处境。

有一天晚上，我又到伊内丝家过夜，蕾奥妮来看我们。之前伊内丝遇到了她，于是把我的遭遇告诉了她。几年前我俩曾经是同事，现在每年大概会见三到四次面。

她拿着一瓶香槟酒站在伊内丝的门前，见到我，一张口就单刀直入：“这是好事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手拿吸尘器站在那里的样子，他既不在乎你的工作，也不爱读书，从来没有和你来过一次汉堡，能摆脱这家伙，而且能离开乡下，你应当感到高兴才对。为了真正的生活，干杯！”

我虽然不认同她的看法，但让我感动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时是她和伊内丝在一起，有时是她一个人，替我看了数不清的房子，再把大多数淘汰掉，最后替我在周末安排三到四次看房子的约会。

在不需要看房子的時候，我就开车到叙尔特岛去看爸妈，在三月的寒风中，有时沿着海滩走上几个小时，有时在睡觉，偶尔也会哭泣。

每个星期我都必须到贝恩特那儿去一次。我的办公室地址仍然设在那里，所以邮件都会寄过去。

贝恩特总是躲着我。如果他在家，我就住到玛丽恩那里去，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搬家用的纸箱和一份汉堡市的地图。

作为离过婚的女人，她那坚定的乐观态度对我是个不小的帮助。

“宝贝，半年之后你就会笑着回顾现在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人躲着我，让我感到

很纳闷。或许她们担心离婚会有传染性吧。

我也很少听到安琪的消息。让我觉察到这一点的，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当时我坐在玛丽恩家的厨房里，她向我问起安琪。

那是在四月初。伊内丝和蕾奥妮替我找到了一套住所，我觉得不错，就住了进去。九十平方米，有屋顶露台和壁炉，厨房外面是阳台。位置恰好在伊内丝和蕾奥妮家的中间，我开车只要十五分钟，就能到她俩当中的任何一家，这件事让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所以，玛丽恩提出的问题一开始并没有让我感到困惑。

“安琪可是忙得很呢。孩子、工作，你知道的。搬家的时候她说要来帮我，十五号，她已经请好了假。”

“我只是觉得有点怪。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可六个星期了，你却没有任何她的音信。她知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住的地方了？”

“明天我就告诉她。明天是卡罗拉的生日，所以我去她家给孩子过生日。再说了，玛丽恩，我知道你不是特别喜欢安琪，你只是没有真正了解她。”

她没有答话。我感觉她想跟我说些什么。但我没有问，她也没有说。

第二天，当我提着生日礼物朝汽车走去的时候，贝恩特跟在我的身后。

“你要到哪儿去？”

“卡罗拉今天生日，她就要十岁了。”

“你还有空儿去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我以为你要整理行李呢。”

“她是我的教女。还来得及整理行李，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呢。”

“哦，你知道就好。”

贝恩特转身回了屋，说不定他已经后悔做出离婚的决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闷闷不乐，要是往常的话，我不在家，他应该很高兴才是。

我按响安琪家的门铃，卡罗拉打开门，一下子蹦起来抱住了我的脖子。

“你终于来了，你的身体好了吗？这是给我的吗？我可以现在就打

开它吗？”

没有必要回答，突然间，走廊里挤满了一群十岁大的女孩儿，每个人都在乱喊乱叫。

我从她们当中挤过去，走进厨房。

安琪正站在炉灶前，全神贯注地在锅里搅拌着。她抬了下头，朝我点点头。

“嗨，克里斯蒂娜，你还好吗？”

说完，她又低下头去看放在身边的菜谱。

我感到惊讶和困惑。

“嗨，安琪，没啥特别的，你到底是怎么啦？”

“哎呀，你知道的，孩子们过生日总会让人心烦意乱，今天一上午我都在市里跑，两只脚都走疼了，然后还有那个卡特琳——卡罗拉的朋友，一个胖女孩，那嗓门可真叫高啊。”

她喋喋不休地讲着，像个上紧了发条的玩偶，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走到她身边，把写着菜谱的纸条推到一边。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现在轮到她惊愕地看着我。

“没有啊，哦，只不过，哎呀，你的家里现在总算有露台了，真是太棒了，这样你就可以把沙滩椅搬过去了。”

我的身子一下子变得冰冷。一开始还只是一种感觉，然后大脑开始工作。

她的目光现在转向了烧锅。

“安琪？”

她没说话，继续搅拌着。

我拿起我的包和外套，走进儿童房，去和卡罗拉道别。她正在满怀热情地拆礼物，两眼放光地朝自己的朋友们大笑。

我转身离开了。